

新心文集

靳以文集

上 卷

靳以文集編輯委员会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靳 以 文 集 (上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771 字数24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7}{8}$ 插页3

1964年5月北京第1版 196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定价(3)1.20元



作 者 像

宿舍是静悄悄的，整晚的顺序是那样同样的二人，觉得作息不同，互相干扰，（正如有人宿怨），进门是睡，一与大大的静字。这夜今夜后才进进来的房子，静！安静二人到住得远的二人住进来，他地的一作得静也休息得静，他们抱紧小床，进来了，长忍不住爬起来，猛然掀开床，他已没有光声，就像大取已这睡着了。

“唉，你们睡得这样静，怕的广去了，天大的事也不知道！”进门抱玉凤也忍不住叫出声。

“什么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住在前序的下脚的赵桂芳答上了腔，她自小胆儿是比别家也要是小胆儿。

“生主席事？”——

“是呵，王主席叫咱的广更事了！”

玉凤才欠了一身，^{王凤才}呵口又加上一句引得上唇下唇都伸出来，说：“王凤才说：‘这是何事？’”

“这还作何说？”——“王凤才说：‘说，事，的。’”

“那我的得些腿和手在看王主席。”

“那你们的腿和手，我的腿和王主席出厂才回来，呵，不但不抱腿说。”

作者手迹

出版說明

这部文集，編选了作者生前創作的一部分文学作品，按短篇小说、散文、特写报告、杂文等体裁和著作年代編次，分上、下两卷出版。作者的长篇小说《前夕》、中篇小说《春草》、《秋花》，还有一些詩歌、书簡及有关文艺工作的論述文章等都沒有收入。

文集中收入的作品主要依据作者生前亲自編选的《靳以散文小說集》（平明出版社出版）、《过去的脚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江山万里》（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幸福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等选本。在編輯和校勘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希望讀者和研究者随时指正。

《靳以文集》編輯委员会

1963年11月

上卷說明

本卷收作者的小說創作二十六篇，按写作或发表年月順序排列，并分別于文末标明出处：其中原发表年月不可考者，則以单行本出版年月为准。

《困与疾》、《群鴉》选自 1934 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群鴉》；《卖笑》选自 1933 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圣型》。现在都是根据 1937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靳以短篇小说集》（一集）排印的。

《去路》、《造車的人》、《渡家》、《雪朝》、《乱离》、《众神》、《别人的故事》、《生存》等篇系根据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作者亲自編訂的新选本《过去的脚印》排印。其中《造車的人》、《渡家》两篇曾经作者作过較大的修改。《雅会》、《早春的寒雨》、《泥路》三篇則根据 1953 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靳以散文小說集》。

《生存》、《小紅和阿藍》、《跟着老馬轉》等篇个别詞句，我們編輯时略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靳以文集》編輯委员会

1963 年 11 月

上卷目录

笑	1
去路	20
造車的人	39
困与疚	44
群鴉	60
寒寒中	74
下場	87
渡家	105
兄和弟	109
雪朝	112
早春的寒雨	129
泥路	145
人間人	162
珠落	181
雾晨	193
雅会	207
夏晚	236
被煎熬的心	247

乱离.....	262
众神.....	279
別人的故事.....	297
晚宴.....	311
生存.....	340
小紅和阿藍.....	362
結婚.....	376
跟着老馬轉.....	393

卖 笑

那高大的建筑，在南京路口象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时代的野兽，面对了浮在水面秋叶似地一排排吐着浓黑色烟的军舰商船。江水的面上，漂着腐败的果皮、杂草、细碎的煤屑，和闪着彩色的油质；在一条船过来之后，水在拍拍地打着两岸，象喘着一口气似地，白色的水气从那黑管里冒出来，响着刺得破天的声音。街車汽車在光滑的柏油路上更迅速地溜着，只有那洋車夫还是照样流满了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这嘈杂好象能使一个人的神经沸腾起来，可是那建筑因为自身的庞大，就很庄严地在那里矗立。

这建筑是有十四层楼的，最高的是金字塔式的屋頂。在这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组织，关于政治的，商业的；最下面的一层是有店面的 Retail Stores^①，爭奇地布置着窗架。这样高的楼的交通，除去了水門汀的楼梯之外还有两个上上下下的电梯，象垃圾箱一样地把乘客們抬进来又丢出去。

魯阳从十二层楼的电梯口钻进来的时候是海关的钟敲

① 零售店。

过十二下后的三分钟。本来他一听見敲着第一下的时候，心里动起来了。急急地整理結束还没有完毕的文件；到了十二下敲过之后他就拿了帽子走到門口，这时候才想到不該沒有收拾好就跑出来。他回过头去，看到同事們都还没有立起来，他只好懶懶地回去，自言自語地把一切都弄好，才又慌慌张张朝了电梯口跑来。可是已经站滿了人的电梯，也沒有等他的招呼，一直开下去了。

——还是自己跑下去吧！他心里这样想着。常是等得不耐煩了，情願使自己的腿多受一点苦。每次走在中途，就看見那电梯翩然地上去又下来，总是比他还要快些。所以，这次他不願意爭这口气了，他知道妻是怎样等他快些回来，等他回来一同吃过飯到車站去接她的父母。他决定等下一次的电梯了。

看看人又是多起来，好在他还能保持着优越的地位。等到电梯又在他站的地方张开嘴来，他好象一点力量也沒有用就被拥到里面去。心都象是沒有着落了，那电梯一直把他們送到下层，大家才又从里面爬出来匆匆地走向街上去。中午的太阳，正直直地照着。

这时候，正是一个个怀了轻快的心緒从办公室里钻出来。为公事占了身子的人，到星期六的下午就該象才从主人手掌里飞出来的花鴿一样欣忭。觉得是該散一散心了，該痛痛快快玩一下了，若是可能就立刻把所有煩勞、不快的事都忘去也好；虽然到星期一的早晨又該自願地，象翱翔后的鴿子因疲倦飢餓而飞回主人的手掌似的跑回使人头

痛的办公室里去。

汽車，也失去了特有的速度，只有叫着，任凭那駕駛的人是如何心急和不耐煩。本來是么，那許多有职业的人，都在这一个时候涌到街上来；又都是急急地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電車呢，挤得滿滿的，热烘烘的背互偎着，汗透了每个人的衣服。最享福的还是在街上走着的人，因为近江，身上吹着凉爽的风。可是誰也不能这样，只要想一想这样大的一个城市，从商业区到居住区該走多少时候。

炙人的阳光，路上一块块地潤着黑色的流质。那是瀝青，搀和着一点賤价换来劳力的汗珠。在印度巡捕的脸上，也是光油油的，熟练地指揮着往来的車馬。就是在这样忙乱之中，有的汽車就在这路口的一家大飯店前停下了，下来的人，走到凉爽适宜的厅里去，拣了近街的窗前坐了，安閑地露了一点得意，舒服的笑来，嘴里嚼着 Fruit salad^①，安詳地看着外面慌乱的情形。

才走到街上来，他就被有一点熟习的声音叫住了。

“喂，魯阳，到哪里去？”

他停住脚回过头来，看見一个和他年岁仿佛的男子，正从一辆嶄新的雪弗兰車里走出来。

这人，他一看就記起来是中学里的同学，而且也很好过一陣的均平。早就听說均平得了碩士回到中国了，現在

① 水果沙拉，一种西菜的名称。

××銀行担任副经理的职务。偶然間地在路上也遇到过，因为均平总是坐在汽車里，又因为魯阳常是設法躲避，所以一直还没有交談过。

“啊，均平，是你呀！”他也只得打起精神来走过去和那个人握手。

“真是好久不見了！”均平露着很亲热的神气。

心里明明知道很清楚在成就上悬殊的地位，所以就存了自慚形秽的意念，处处觉到自己缺乏自然。更深一步，就是对方的友情，也以为有点驕矜的恶意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

“忽然間汽車出了毛病。”均平說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来，抹着脸上的汗，“你現在哪里？”

“就是这里面的一个貿易公司。”他指着在他們旁边巍然的建筑。

“很得意吧？”

“有什么，勉强能活下去就算。”魯阳的嘴角上浮着苦笑。“你什么时候回到中国？”

“我么？”均平用右手数着左手的指头算着，“差不多五个月了。”

和朋友說着話，他竟会把急着要回家去的这一件事忘記了。看着在身边匆忙地走过来走过去的人，他立刻又記起来。

“我想，我就要走了。”

“没有什么事，我們一路去吃一回飯好么？”

“那，——那不必了，你住在哪里？”

“××路八十七号，你呢？”

“我，你在办公時間打一三七五二的電話找我好了。”

“那末，再会！”

“再会！”

告別了后就急忙地走向电車站，正有一路的电車停在那里。他索性跑起来了，等到他跑到，那車已经开駛了。

他还随着車跑了几步，想卖票人把車門打开，可是沒有一点用，卖票人肯定地搖着头。他只好悻悻地回到停站的地方。

他的心充滿了不安，想着能快些回去，反倒事事都不順利。七路、六路、二路、一路这么多时候也沒有。这么多人，都停在这里，一定都是要乘一路的。啊，来了，这机会他沒錯過，車才停下来，他就扁了身子挤进去。

喘定了一口气，就又把均平想起来。那是多么风采焕发的一個青年，穿了入时的衣服，还有一根手杖。真是在好运中活着的人倒是應該象那样。自己呢，由中学出来，父亲就因为营业上的失敗，破产之后，人也忧憤着死去了。留下他在宠爱中养起来的独子，也不得不依附了妻的家里。由妻的父亲供給着在大学毕业，还为他在上海找了一个职业，又把小小的家庭在上海安置好。受了旁人的恩惠，心中自然有一种感激；可是賜与的人常希望着在嘴角上挂了千謝万謝，尤其是她的母亲更叨叨地要他成为一个伏在他們身下的馴羊。妻本来和他是很好的，現在也有一

点变样了。她每次看到那些能給妻許多錢的丈夫，就羨慕，結果是埋怨他不該沒有大的進展。為這些事，他真覺得頭痛了。妻的母亲又常是兩星期三星期從杭州到上海來一次，總是把煩惱不快帶來。妻為着顯出對於自己父母的孝順，就逼迫着他，一句使老人家不高興的話也不能說。而且，還不許他露了哭喪的樣子——這就是說要他常是笑着。天啊，這怎麼受得住呢？可是真要是受這壓迫，他就能立刻孑然地成為一個單身漢子。妻的容貌不仍然使他很熱烈地愛着麼？而且她在他的心中永遠也是可愛的。為了一場重病，她的母亲有三個月沒有來上海了。因為病後，所以她的父親也伴了來。在他這是極不情願的一件事，可是妻的吩咐是很明晰地記在腦中。

——這是什麼生活呀！他幾乎叫出來。

真也是，把不情願一定成為情願的，是使一個人的心該怎樣痛苦呢！妻在性子好的時候這樣說：“有什麼法子呢，親愛的，老人的話總不好直接駁倒的。使你受了委屈我的心里也是不高興，只要你想着是為我忍受着就好了。”說這話，也許還給他一些溫柔。若是在她也不耐煩的時候，這樣的話就不容情地說出來：“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能算是一個人麼？一家老的小的對你是怎樣，你自己不想一想。說你這一點話就不高興了，好，有勇氣什麼地方都好去！”在這時候就是他真的去自殺，她也不會去劝阻的。

車過了靶子路的時候，乘客就漸漸地少了。他走到一個空的坐位上坐下。迎面就坐了一對年輕的男女，很親密

地說話，把从公司里买回来的物件翻来复去地看着，他深深地羡慕他們中間的柔情和象初苞的花一样的青春。同时自己也追忆着初婚时和妻的感情。現在是不容人的岁月和生活磨炼得很象上了年紀的人了，什么都觉得一点厌烦疲倦，一閉起眼来，就涌起了死板板的数目字和千张一样的提单。就是有时自己打起高兴来，碰巧妻又拖了冰冰的脸。

“你看，容，你总是这样的神气！”他仍然装成从前做慣了的脸，故意象小孩子一样地把嘴撇起来。

“什么神气？”妻把要放在箱子里的衣服一下就丢在沙发上，回过脸来，仍然没有一点笑容，两眼笔直地望着他。在等着他滿意的解释。

“我是說——我是說你总象不大快活，而且，而且对我也是太冷淡了。”他也把才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法朗士传》放下，滿脸堆了笑，稍为露了一点不安。

“什么，我冷淡了你？要我怎样才算是冷淡了你？”不知她哪里来的怒气，一步步地在向他发泄了。

他知道当她說了如此的話，最好是不要和她爭辯，等她把所有要說的話說完，气也消了，就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把头低下去，望着地板。果然她又接着說：

“又怎么样算快活呢？我們也都不算小了，还要做出那种膩膩的样子，不怕孩子們看見要笑死么！再說，你也是做父亲的人了。还要装了小孩子的脸，也不怕自己难为情！——”

“容，你对于孩子們想到的太多了！”他忽然忍不住插了一句說。

“什么，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么？他們不也是‘爸爸，爸爸’地喊着你么？你以为是要我一个人負責么？那可就是你的妄想了。就說你，在自己所做的事业上一点也不知道进展，天天看这些文学书会有什么用！”她的气好象更大了，声音提高些，把他身边的书拿起来丢到地上。

这是誰纵任她使她这样地凶暴呢？他一点也不知道；可是自己会变成这样懦弱，一句話也不敢說，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了！

默默地把书拾起来，他再把手帕掏出来拂下去附着的灰尘，故意做成了沒有事的样子。可是妻呢，不但气沒消，反是更大的样子，也坐到沙发上去。孩子們叫她也不应了，要不就是把一些丧气的話說出来。

“不要叫我，只当我死了！”

于是孩子們也就哭起来，女僕走上楼来，哄着孩子們到楼下去玩，楼上只剩了他們两个。

都不說一句話，可是空气並沒有緩和一点下来。他就要在最适宜的时候，到她的眼前，說不少賠罪的話；同时她更有些对他的限制，要他一一答应了，她才稍为露出一笑来，說着，“你这人真把人气死！”

听見了这样的話，事情的严重性已经沒有了，他就把那本书包好，立刻要在第二天送还给朋友。

什么事情都完了，他才能跑到沒有一人听見的地